

四維山林先生文集

一八一〇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82
冊數	54 ( 8 )
函號	263 58

内閣文庫			
三三二函架	五四冊	一八三八二號	和書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目錄

錄  
淺草文庫

記四

忠信曹記二篇

馬角記

馬廐畫猿記二篇

已下延命馬記

古銅硯記

螭坳硯記

硯箱記

靈壽硯記

銅雀臺瓦硯記





忠信曹記  
未記四  
忠信曹記  
未記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忠信曹記

未記四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曹於本多中務少輔忠

勝曰此兜鍪闔國除卿無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

此誠勇士之美譚也令享美濃太守忠政其弟出

雲太守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曹號曰鹿

角傳之於忠政授忠信曹於忠朝忠朝歿後甲斐

太守政朝嗣是以傳為家寶其為制也鍊鋼錚錚



其大如常堅而輕古而剛前檐及額後檐連一札而及項副以鐵面覆輔車及衝而包頤雙眼有孔口鼻有竅眉毛隱起于思金色著之則閱其中密其外矢不能貫銃不能破戈不能搆劍不能刺可謂武器之貴者也此兜鍪蓋掌出自紀州熊野神宮或人獻之于秀吉公其所據可知矣嗚呼世人唯知忠信之勇未知其意也其勇雖在血氣而亦非無義也及義經之出奧則有從亡之志乎其射菊王則有不及兵之義乎其拒昌俊則有于振誰

何之警乎其在吉野使靜女舞曲則有平城傀儡之奇計乎又衣義經衣則有丑父紀信之風乎其入洛隱居則有吞炭漆身之意氣乎况又義經之存沒未可知乎其與有季相闔而自裁則與束縛就戮者相遠矣由是觀之不可謂無義也士為知己者死孰謂忠信忠於義經不忠於賴朝哉若夫其事不成則命也於義何論成敗乎昔荆軻雖既沒千歲有餘情今壯士聞忠信之勇誰不慷慨存則其人亡則其器有志者又何論亡與存乎忠信



羅山文集卷十一  
三二  
雖死而不亡者唯在此兜鍪乎嗚呼宜哉太守傳  
持以爲家珍不亦可乎庶幾有義有勇永振家聲  
也豈止忠信而已哉太守請余索誌其事於是乎  
記

寬永三年冬十月日

又

本多内記政勝君請余記其家所傳之忠信曾事  
掌聞此曾豐臣相國以賜中務少輔忠勝其勇名  
則人皆所知也忠勝以之傳于雲州太守忠朝忠

朝以之傳于甲州太守政朝政朝以之傳于君其  
累世所寶可知而已按夫中華之兜鍪始自蚩尤  
之鐵額而後臨軍旅者無不用之也於天子則武  
王之戎衣於諸侯則魯公之所善穀於大夫則卻  
至之所間蒙其餘魏卒之二屬秦士之科頭有多  
力而著焉有跳躍而脫焉姑置不論本朝之武  
裝權輿自神代制作于人世方武事之殷也源太  
産衣者賴朝傳之貞盛唐皮者重盛傳之加旃義  
貞之薄金也尊氏之小袂也世皆稱羨其家傳矣



而今君傳此曹以爲武庫之寶則其他利器之多  
且備整亦可以見焉古人云惟甲冑起戎惟干戈  
省厥躬然則起戎之法制省躬之教誨思而勉之  
則可以全身可以克敵可以保邦家可以爲公侯  
之于城余所期望益在茲耳先是甲列太守既使  
余爲之記以述忠信事今又應君之求之再申涉  
筆

寬永十七年七月中浣吉辰

寄進 東照大權現之馬角記

武列江戶有駿馬班駿連錢兩耳下有角至春角  
解不日又生二十年來每歲如此角長二寸餘其  
端如蠶粟稍屈曲可謂奇物乎聞昔周之末燕丹  
之時馬生角世皆怪焉雖然大明萬曆辛丑之歲  
沔陽有一紫騾馬頭生角長二寸許色如象牙而  
紋理亦如之有盧科兒者獲之遠之考於燕丹近  
之勘于沔陽則世何無非常之珍乎故夫鳳臺牛  
黃鹿玉狗寶之類無則已矣有則珍矣矣怪哉今



捧此馬角一雙謹以奉進呈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之齋庫嗚呼比其諸寶雖為遼東之  
豕表此寸丹似薦澗邊之毛者乎

寬永十三年孟夏十七日代阿部對馬守重次

作

馬廐額板畫猿記

堀田加賀守正盛求之

夫繫猿于廐善除馬病所從來已久矣物理之自  
然不可誣也按東晉幕府趙固乘馬疾將斃固甚

惜之郭景純以奇術得一獸于社林而來其形如  
猿置之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初李氏獨異  
志謂世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白香山題周皓  
大夫亭云獼猴看櫪馬者是其所見歟又方書載  
獼猴皮治馬疫氣馬經云廐畜母猴辟馬瘟疫逐  
月有天癸流草上馬食之永無疾病何可誣哉今  
揭廐額畫以猿則可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衆  
多也唯繫獼猴而不察雞豚可乎且失古人以名  
馬喻人才千金之馬必有千里之能庶幾知人者



如孫陽如九方臯也加之衛侯駮牝三千以兼心  
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不思  
乎於是乎書

右額板小故改之省文如左

晉郭璞得獸如猿以活趙幕府之馬爾來厩置獼  
猴此其義也方書亦云獼猴善療馬病昭昭矣今  
揭厩額畫以猿則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蕃多  
也夫古人以名馬喻人才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  
難得九方臯言欲知人也加之衛侯駮牝三千以

兼心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  
不思之乎

寬永十三年丙子某月某日

已下延命馬記

已下延命馬者奧州南部之產也諸州雖出馬然  
以奧為最奧者大國也真馬處多然以南部為最  
誠是我邦之冀北也松平奧州太守贈此馬於侍  
從加賀守紀正盛時齒僅四歲寬永二十一年四



月八日也。賜坂淡路守藤亨見之，知爲良馬，侍從  
愛之，號曰「已下」。以十二時「已下」刻爲「午」上刻，故也。  
午者，馬屬也。故晉史以「司馬」爲典，午稗說拆訃字，  
爲談馬，皆其義也。言此馬爲群馬之上也。侍從授  
之家督上野介藤亨再三請曰：「此馬比及知雪路，  
宜賜我。」然上野介惜其駿逸，曰：「來茲扈從，日光山  
後可以贈之。」既而思藤亨老而未之，不已。且動物  
之存歿亦不可知也。不如早與之，乃幡然以贈之。  
時正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藤亨喜甚，馬長四

尺以上五寸。驪駒面目頭尾見者，奇之。三山尾根  
毛深長，似垂地。虎口扇骨四蹄，踠絡皆協，相法爪  
堅如石，出立庭場，形似雞躍。若使孫陽九方臯之  
輩見之，不知其幾。顧盼也。其性樸直而步驟馳驅  
能稱人意。進之則四蹄離地而不揚塵，殆飛鳥不  
可及歟。藤亨賞愛之餘，怡悅之至，以爲見之可以  
延年，因祝之，加延命二字，號曰「已下延命馬」。昔姬  
滿之得八駿而會阿母於瑤池，享年盈百，然荒遊  
而將忘歸乎。劉徹之得神馬於渥洼之水而享年



悠久世推稱之為雄略雖然周漢之稱衰也此二  
帝不為之乎非所取也李唐之郭家師子花其名  
馳于天下丁且艱虞單騎出見回鶻於是吐蕃逃  
去海內復安且汾陽享年八十有五任天下安危  
于身數十年孝子慈孫蕃衍而榮可謂延命之福  
是其所宜取者乎嘗聞清原家衡之花樺子藤原  
國衡之高樞黑新田中將之一部黑共是奧產之  
紅汗也若今使此馬相駢誰能優劣之哉其愛之  
不覺日之將暮而覺年之與我延宜哉藤亨屬余

記其事不克峻拒於是乎書

正保三年丁亥仲春下浣

古銅硯記

夫硯之為製也其初黃帝以玉為之所謂墨海也  
孔子以石為之藏在廟庫爾來魏武帝之銀硯張  
華之青鐵硯共顯其名及後世好事者取未央宮  
之瓦銅雀臺之瓦有為之者或有用端溪紫石者  
或有用水精硯者未聞有銅硯也頃檢吳楚材所



撰強識畧偶有銅硯之名方今大醫和氣姓半井  
氏驢菴蓄古銅硯蓋中華之物也豈本朝之製  
耶自其祖父通仙院任世翁以傳得之可謂家珍  
矣其體象板橋也高一寸七分前勾三寸五分左  
股五寸六分後勾右股亦如之橋上有欄其高三  
分許欄內有墨海海傍有人彈琴蓋其仙也即用  
之爲架筆之備橋下周回板間有鏤孔若于蓋其  
柱際也玩之則月宮之銀橋入手裡歟向之則羅  
浮之鐵橋在目下歟對之則交趾之銅柱立机上

歟其巧削不常豈易言哉姑舍是按黃帝定本草  
制內經造醫方以濟衆疾想夫當其書寫則焉知  
不用玉硯乎周公制禮列醫師於天官以記其治  
術孔子就而述之焉知不對其石硯乎至若張華  
之博洽而精方術是復磨青鐵硯而筆之乎蘇軾  
與沉括相共入文房論撰良方萬石君羅文爲之  
友古今聖賢誰不對硯雖其他皆然矣今驢菴官  
暇醫療之餘明窓斐几之間或其向之則本草經  
點於此而滴露素問運氣於此尋源鍼灸湯液於



此而流出者墨海龜之助也不亦可乎其活久益  
多矣祖翁之授與之亦其以此乎其相傳至于萬  
世以爲家寶以爲家訓而與金石俱齊其堅久者  
所期望也若夫然則其珍玩之固宜哉故余今引  
黃帝之玉硯以漫準擬之驢菴請書其事於此涉  
筆

寬永九年五月日

螭坳硯記 寬永二  
十年作

夫赤鯁化而驪龍躍即是桃花浪之金鱗也又是  
碧琉璃下之黑蛟乎今此墨池湛三級之浪於毫  
端入八分之跡於虛中擎攬駭雲玄霧於几案之  
間而潑潑焉靄靄焉宜哉赤鯁之汴泗而爲龍也  
古硯有龍尾然對鳳味羞牛後方今有龍首以今  
視古不亦優乎若夫鬢鬢未見而有赤鯁之尾僅  
殘則其潛見躍飛變化雖不可測然蓋有亢悔之  
戒乎是最製造者之本意乎太由備列太守家藏  
此硯年久矣寶玩之餘號曰螭坳螭者無角之龍



也坳者水之所赴也唐朝左右史執簡侍御前立  
螭頭以書詔命然則今名之固當安知不為唐朝  
之舊物哉與彼掌絲綸于鳳池者同白之談乎鳳  
池乎螭坳也鳳味乎龍首也豈使他古昔獨得擅  
其美乎而今此硯最古也庶幾其壽如此其堅也  
其進如此其躍也其名如此不泐也其勇如此其  
剛也其貞而無悔也其心之不可轉也惟夫方寸  
之虛中不在茲乎於是泰山之雲觸層寸雨于天  
下者其唯石乎豈龍而已哉可謂澤潤矣嗚呼治

國理民之本在脩其身是所冀望于太守也遂為  
之記

硯箱記

松平伊豆守信綱求之  
寬永二十年作

昔紀利貞有匿忍草名之題詠載之古今和歌集  
固是前古之佳作也唐宋墨客既匿物名多賦詩  
句非無其例今此硯箱古人好事者命漆匠取利  
貞歌乃泥金彩畫以為忍草及散花之狀可謂妙  
手蓋是前代柳營之御寶乎夫以詩為有聲之畫



則此彩畫為無聲之倭歌者乎世呼忍草為忘憂草則對此樂而可以無憂也

靈壽硯記 正保二年作

從四品拾遺對州太守平君正保二年某月某日獲奇石于本州佐須郡和賀多河不猎雕刻自然恊硯其色蒼蒼然黑青稍雜豎咫餘橫半尺有奇或銳四寸餘其厚一寸且薄泓廣半其身而圓其面隱起乍直乍斜或平或隆然且低似山似溪似

川似風行水成文聚海山谷瀑之勝狀於一拳上亦偉乎其堅久而古不知幾多年也雖端溪之秀羅紋之美不能過焉君請之名與記余不得固辭乃以靈壽稱之靈壽者木而以爲杖與石不相干乎此木似竹有節其長其圍自合扶老之制不須削治西漢天子賜之大師孔光是千古之盛事也今此石不待琢磨自已可硯故取而準之且古人以硯之壽爲永年之物亦是命名之祝嘏也世有以銅雀臺瓦制之爲硯最是文房之珍也魏武



帝以建安年中建此臺于鄴自建安至今殆千數  
百年而瓦尚存焉况於石乎可謂神物乎其韞於  
和賀多河而不出於世歲月之久不可知也金自  
麗水出玉自藍田無腫而至熟鐵採自青洲而潑  
墨物之隱顯其有時乎今此石始入君之手不瑕  
不鏽而潑墨則他後几案之間守黑尚玄不磷不  
泐玩好之無窮家藏之不朽亦可以推之可謂靈  
而且壽乎寓意於硯聊規祝焉

銅雀臺瓦硯記

東坡詩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頌解者  
云建安十五年魏曹操於鄴都建銅雀臺後人以  
其瓦作硯為世所貴重吾聞鎌倉副元帥源基氏  
有鄴瓦硯以為文房之寶又嘗見一硯于駿府營  
中其背有獸狀似兔有錢形且刻臞仙言曰鄴瓦  
背有天祿有周景王時所鑄錢形若無是乃非真  
也其後此硯傳在江府官庫也按自建安十五年  
至日本明曆二年始一千四百四十八年歟其在



中華歷幾世，涉幾海陸，而達日本，則硯之壽之堅  
久也，不言而可以知焉。向所云不換百金，宜哉。建  
部內匠君蓄一硯，云古物也。銅雀臺瓦硯是也。而  
此硯背云建安二年，或是後世工巧之所鑄乎。此  
年曹操在許，未入鄴，是所未審也。然試以一滴露  
瀝之，數日不乾，其所寶玩亦宜哉。請余為之記。然  
以不能知之故，辭焉。屢請弗措，固辭而復弗措。於  
是聊思曾所聞見，以論之。若夫孫之翰取一擔水，  
而不取潤硯，謝上蔡為克己，學故與好硯于他亦

是可不思乎。吁，曹操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  
硯在焉，則人生不似無情物，奚無感慨于此哉。

明曆二年丙申季夏上浣

古蹟記  
芝白術記  
九氣丸記  
大正五年五月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目錄

記五

香毬記

緱山記

香爐記

尺八記

餘音尺八記

靈龜記

芝肩衝記 并詩

九鬼文林記 并詩

古銅花瓶記 并詩

繁雪肩衝記 并詩

觀世重次太鼓記

大藏正重巨鼓記



大藤五重日爐銘

古藤日爐銘

大原文林日爐銘

鏡音日八銘

香爐銘

香爐銘

清正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日爐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五

香毬記

酒井讚岐守忠勝求之

若狹國主源羽林有香爐一拳之青瓷也郎有大  
宋淳熙年造六字以宋漆書之真古物也聞博陸  
豐臣秀次所寶玩也其侍兒獲之以寄紫野金龍  
院轉徙而至此羽林所握翫宜哉按宋淳熙十三  
年光堯上皇壽八十於是正月元日孝宗皇帝觀  
詣慶之翌日冊寶之中有香毬則此郎所書之年



號也淳熙當我朝高倉後烏羽之御寓到今殆五  
百年可謂奇珍矣故羽林名之曰香毬固當其政  
務之暇明窓淨几得意于一穗之雲傳芳於千歲  
之風謂之明德惟馨者乎兼應二年癸巳正月十  
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緱山記 同人求之  
螺鈿香奩來自中華以奇木造之可居掌上其夕  
不知在何年也其蓋上有一少年吹笙其前有鶴  
有將駕之勢螺雕鮮明堪以欣賞按周靈主之太

子晉弱冠登仙吹笙遊于伊洛之間一旦騎鶴登  
緱氏山以謝時人其後數百年有人見之焉由是  
若狹國主源羽林名之曰緱山其少年珮香囊者  
周禮之遺法也太子形容之飾可以及物是所以  
蓋上有物色乎太子既神仙之尊貴則此奩亦器  
之貴者也古爐有博山則奩有緱山固可也彼誦  
葉珠經而上鶴之人對此必立下風兼應二年癸  
巳正月十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香爐記

阿部豐後守忠秋求之

古銅博山其模則有人乘牛其耳漫猗長頭戴小帽右手持一卷可謂奇古也蓋老子駕青牛過関尹喜迎之時著道德經五千言以授尹喜此手所握則其書乎其道和光同塵清靜玄妙以為之要而今為香爐模範何也雖和其光非啻守黑而已沉香火底凝暮山紫雖同其塵非啻渾兮若濁而已偷閑於九衢之裏雖養玄牝之靈堅非啻守呼吸而已心清聞妙香所謂清靜自正即是心清者

乎豈啻蘭麝黃熟之芬馥耶唯是道德之惟馨也推彼心而見之道德大而天地小然則謂之天地爐亦可也乎至若說封君達之執藥管乃今置而不論於是遂書

明曆二年之冬

尺八記

元和九年作

夫尺八者樂器也雖非咸英韶濩之具而豈桑間濮上之音哉今國俗好吹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古人於笛於箏有持以當遊者有吹而却敵者蓋有所使用而然有所感激而然其器雖異其所然是同則笛之箏之與尺八何擇若今用之於馬上者可以馳騁千里可以指麾三軍則可以當遊乎吹之於城樓者悲歌慷慨而激厲士衆共同憂樂則可以却敵乎顧吹者何如耳唐太宗貞觀年中右起居郎呂才者善知音律依破陣樂舞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以寓偏伍魚麗之兵法又造尺八十二枚而獻之太宗大嘉焉於是

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其樂器若干數尺八居其一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海內宜乎兼貞觀太平之樂也而奏其樂舞必用尺八則其見重於唐與笙簧簫笛之類何擇哉若其回向寺胡僧變為祿兒而後所謂玉尺八吹入明皇手中與霓裳羽衣齊飛而蒙蜀道之塵者奚取乎哉考之太宗則如彼贊之明皇則如此興唐者太宗也亂唐者明皇也尺八何咎哉太宗之樂未必



威英明皇之舞未必彘濮唯其所憂所樂有善惡  
之異而以至於茲矣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吹  
者何如耳可不思乎今也西木山氏子文出自士  
林講武之餘力時握尺八吹一曲其聲發越而激  
朗清厲采采粲粲聞而耳明者乎將以當適歟將  
以却敵歟抑又追破陣景雲之遺音歟是未可知  
也吾所云者入折楊皇華之耳者而後聞之若夫  
論樂推而至於其極則有三月不知肉味者此非  
呂才文牧之所能及也吾豈敢哉吾國近代有宇

治庵主狂雲子一路叟者並避世之徒也俱吹尺  
八雖感興同工與山歌村謳何異吾亦莫取焉子  
文請尺八記不措因書而示之

餘音尺八記

我邦尺八形制者擇奇生之竹挑截本末規摹  
矩間一節上短下長鏗礪其中虛如解谷而無底  
四孔在面一孔在背烟表點鬆腕裏順樸大於笛  
稍短而豎吹之焉頃年有大森宗空者善吹尺八



掌手自截一管聲調適意號曰餘音蓋取諸赤壁  
客吹洞簫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之語也宗空乎自  
雖造若干管然未有過餘音者故秘之年久矣堀  
丹州太守爲政講武之暇嗜吹尺八宗空於是取  
餘音以呈焉一日太守請余爲之記余惟夫尺八  
者其說多端漢人所賦之洞簫唐僧所吹之尺八  
置而不論按唐呂才善音學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等合於六律六呂太宗甚賞之又按仙人茅  
介然好吹竹笛名曰尺八是其所由起乎爾來吹

者不少舉而爲樂器考之中華之所造則十二管  
以應十二律而其清濁高下不外于五音至若我  
邦之形制則合十二律於五音正五音於五孔統  
五孔於一管一管分五孔而具五音五音分爲十  
二律然則其異同亦可見矣今太守所好吹者不  
羨唐僧之迹不慕仙人之風非金非石不擊不扣  
不待琴鼓不假匏土只象洞簫之遺法自發餘音  
之逸響不亦竒乎春吹之則杏花開梅花落不亦  
鼓笛而忽得悅自之興夏弄之則薰風來林蟬鳴



不唱曲謠而猶添賞心之美秋調之則蟋蟀唵鴻  
雁飛不勞絃誦而益催清怨之感冬操之則雪翻  
袖冰瀉盤不因歌舞而愈盡凄切之情加之青天  
之晝素月之夜盡棟雲飛之朝珠簾雨捲之暮憑  
欄試一弄再弄以至乎三弄則所謂餘音不絕如  
縵者誰聞而不賞焉雖然是太守之餘事也太守  
之意不在於餘音而在於為政也古云八音與政  
道通故聞律知兵法聽音知勝負是則太守之意  
也昔周武王問太公以律音可知軍之消息太公

答之以五音之要五行之符其後張良傳其法佐  
高祖與項羽戰于垓下時張良在高處吹笛作歌  
楚兵聞而自敗由是觀之周朝百世託於太公之  
五音漢家九鼎起于張良之一曲然則呂才之尺  
八亦非無裨真觀太平之政治乎可謂大唐鼓吹  
遺韻矣今太守之意其所寓者在此而不在彼乎  
其所慕者不在彼而在此乎且太守所吹與宗空  
同而其所用心則不同嗚呼不見夫宋人以不繼  
手之藥世世泝泝統者乎客買其方說吳王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或為人貨洗統  
為業或封郡國其善為藥則一也而其所用大小  
之異也然則世人所吹尺八則一也其用心之異  
同又何如耶若其正聲出自方寸餘音發于尺八  
則太守宜自知之余言何贅哉雖然太守所以請  
記于余則蓋欲表明太守之所好有不同於尋常  
濫吹者故也於是乎書之  
寬永二年秋九月吉辰

靈龜記

寬永十三年作

小堀宗甫叟雅號大有謂余曰我有一碾茶壺形  
隆然似藏六背號曰靈龜蓋取諸莊子所謂楚王  
之神龜夫斯靈龜未遇識鑒則似曳尾塗中乎已  
逢欣賞則似中筓而藏之廟堂乎撫摩之玩好之  
則似鑲之焦之而兆焉乎是我所以命名也請為  
之記余曰豐城之氣待雷煥而後得良劍擲下之  
殘須蔡邕而後成焦尾今靈龜之值大有亦此類  
也歟且蚌割而珠出璞破而璧生山木伐而靈漆



成龜竹截而鳳音出不有敗何以有成不有損何以有益與其跡于水石孰若其為寶器而有益于世與其共凡草同朽于幽處孰若其為巨材而有成于國家雖然其用焉之間必有分嗚呼時乎命乎故古人歎松明而惜良材良有以哉物皆如此靈龜亦然文仲居之則為犀器見譏於聖人卜抱之則為神物能決其嫌疑其有成有益由人用之而已大有秀出自士林而復與陸盧丁蔡之徒以之鬪茶則後云武是其軍法象星辰也三陳

在其中舍環龜是其心營居高陽也九地在其中人皆欣賞則是其人事相和樂也號令在其中於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具備活水以灌活火以攻湯社以會鑪旗以誅則苟戰必克且推類而知之尤所庶幾也不可不思焉然則其名雖寓莊子之言其實以此奇玩為茶寮之席珍不亦可乎若夫鰲背之蓬壺乃是方外之談也今無取焉

芝肩衝記 并詩 正保三年作



鄉談所謂肩衝者碾茶壺也碾茶壺多品或因其  
陶模或表其事跡以立名號故此冠芝字以別其  
他也其謂之芝者何地名也芝地在江城郭郭之  
內初大島氏奉仕于江城其家在芝元和年中改  
築其宅掘土得一小壺識鑒者曰肩衝也以其奇  
品絕類而不能私藏之獻 台德院殿大相國頗  
動喜色乃賜黃金若干以褒賞之遂為官物號芝  
肩衝也蓋如蜀錦吳綾宜毫歛硯之名乎四品拾  
遺加州太守紀公陪侍 大君幕下夙夜不懈寵

祿優厚一旦有 命辱得賜焉恩賚之榮不易言  
也如彼賜蒼龍壁頭網餅者猶以為盛事況希世  
之寶而不訾之器乎茶疏曰一壺之茶只堪再巡  
至二三巡意欲盡茶殘曰茶壺壺器為上以小為  
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斟飲方為得趣蓋是謂碾  
茶壺乎雖中萃其所貴亦可知焉曾聞荆山之璞  
汾水之鼎豐城之劍汲冢之書皆得之於地中然  
則此器之出不可怪焉且夫物之隱顯有時乎如  
莫羨秀階屈軼生庭雖草木可以觀乎豈唯植物



而レ上レ哉レ郊レ藪レ之レ麟レ阿レ閣レ之レ鳳レ岐レ山レ之レ鸞レ鷲レ皆レ感レ時レ  
而レ出レ苟レ非レ其レ時レ則レ不レ見レ豈レ唯レ禽レ獸レ而レ已レ哉レ伊レ摯レ若レ  
無レ成レ湯レ之レ聘レ則レ莘レ野レ之レ耕レ夫レ也レ傳レ說レ不レ入レ武レ丁レ之レ  
夢レ則レ版レ築レ之レ胥レ靡レ也レ文レ王レ不レ獵レ渭レ濱レ則レ何レ見レ牧レ野レ  
之レ鷹レ揚レ哉レ昭レ烈レ無レ顧レ草レ廬レ則レ豈レ起レ南レ陽レ之レ卧レ龍レ哉レ  
是レ古レ人レ須レ聖レ主レ得レ賢レ臣レ之レ意レ不レ在レ茲レ乎レ抑レ此レ器レ埋レ  
在レ地レ中レ不レ知レ幾レ歲レ月レ也レ猶レ如レ賢レ者レ之レ韜レ光レ晦レ迹レ所レ  
謂レ無レ道レ則レ隱レ者レ歟レ忽レ逢レ清レ時レ而レ出レ為レ鴻レ寶レ猶レ如レ賢レ  
者レ被レ登レ庸レ而レ立レ朝レ堂レ所レ謂レ有レ道レ則レ見レ者レ歟レ方レ今レ拾

遺レ外レ此レ於レ茶レ寮レ之レ上レ招レ賓レ會レ友レ則レ包レ壑レ源レ之レ春レ煎レ  
康レ谷レ之レ水レ起レ碧レ玉レ之レ素レ瀉レ於レ甌レ中レ來レ北レ焙レ之レ風レ烟レ  
於レ天レ上レ可レ以レ破レ悶レ可レ以レ搜レ腸レ可レ以レ適レ情レ可レ以レ知レ味レ  
也レ陸レ羽レ之レ經レ所レ未レ載レ盧レ仝レ之レ歌レ所レ未レ唱レ丁レ蔡レ之レ所レ  
未レ籠レ加レ歐レ陽レ之レ所レ未レ闔レ戰レ者レ悉レ舉レ在レ茶レ寮レ之レ中レ其レ  
餘レ茶レ器レ皆レ擇レ明レ舶レ之レ所レ載レ來レ而レ聚レ我レ國レ之レ所レ造レ製レ  
以レ隸レ屬レ於レ此レ矣レ於レ是レ推レ而レ譬レ之レ在レ文レ事レ則レ如レ宰レ相レ  
之レ率レ百レ僚レ比レ武レ事レ則レ似レ元レ帥レ之レ麾レ三レ軍レ者レ乎レ丁レ壺レ  
之レ於レ諸レ器レ亦レ類レ也レ庶レ幾レ其レ舉レ賢レ選レ衆レ輔レ上レ補レ闕レ如レ



茶寮之聚良器焉然則龍門之襪登瀛之士豈外  
尋哉傳曰唯善以為寶可不思乎遂應其教請以  
為之記

楮國有餘地贅以七言排律六韻亦是依其請  
云  
價於奇物本來無  
礎雪霏霏滿小壺  
握翫一拳真  
寶器陶甄百世古  
形模醫王滴瀉藥  
中露文佛繫  
傳衣裏珠唯有聲  
源能納真復教日  
注早為奴猶  
看衆口賞香味却  
笑四休其淡麤  
歲歲焙風春不

畫烏銀吹颺熾紅爐

九鬼文林記

并詩

正保三年作

本朝碾茶壺之有名者文林居其一焉近世慈照  
源公專嗜茗苑之術深耽葢諸之興定其品味聚  
其器具被任用于時也盛矣哉爾後行商估客來  
徃中土術鬻茶具以傳布闔國遂至使茶器之價  
數十金百金及千金萬金指百千財于一茶壺恬  
而不怪安而不顧茶壺之任用至是極矣九鬼文  
林亦碾茶小壺之一也是九鬼隅牧之所獻前



大相國而幕下大君之所賜四品拾遺加別太  
守而太守之所感戴寶藏之家珍也其形與文林  
相似也故取其所以出與其所以以名之曰九鬼文  
林焉凡物有如此者多矣所謂劍之干將酒之杜  
康草之寄奴菜之元修樂器之阮咸皆非以其所  
出而名之乎芙蓉之峯桃花之馬蓮葉之盃菱花  
之鏡皆非以其所以而名之乎然則曰九鬼曰文  
林其名之也不信然哉且聞碾茶壺之彌也或其  
形模之相似者則有假草木品物之名以呼焉者

或其陶土之凸起者凹陷者上下豐銳者面背厚  
薄者則有用俗語以呼焉者是茶人之所務知也  
余何贅焉抑文林菓林檎也我聞此菓生渤海間  
其樹從河中浮來有文林即者拾得種之因以為  
名或曰南人呼之為榠棹或曰唐高宗時紀王謹  
得五色林檎似朱柰以真帝大悅授謹位為文林  
即故世呼林檎為文林即菓且其實佳美也榠棹  
微大而狀醜閑輔乃有江南甚希據此則林檎是  
文林即非榠棹矣夫林檎菓中之逸品也讀義之



之怖則知囊盛之爲佳見梵志之生則覺樹癭之  
有怪浚禪家之井底則記方外之活法吟真觀之  
作蘓邁之句則添風雅之思其品形氣味等散在  
于群書余又何贅焉林檎一名來禽何以謂之來  
禽乎此菓味甘能來衆禽於林故有林禽來禽之  
名檎禽通用而已嗚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若就  
一身而言之形體者林也事物者衆禽也方寸之  
昭昭靈靈也事事物物皆來嚮而聽其命與來禽  
之義并按亦可也耶若就家國而言之方內者林

也僚屬士庶者衆禽也君長之所撫慰也僚屬士  
庶皆懷其化而來歸之是亦來禽之義乎夫理之  
明明也千緒萬端皆莫不歸屬於此故推之四海  
施及天下來禽之義莫不在焉雖然林檎之能來  
衆禽者唯以下時之味而已當其爛壞凋零也何  
得勞咬咬憂憂磔磔嚶嚶之聲乎如此則既來者  
早去欲來者不來豈是近悅遠來之政哉唯國君  
刈牧誠信以治已仁慈以莅下則人民心服魯恭  
馴雉之化丈人屋上之鳥可觀乎今乎若不然則



林檎一時之味能來衆禽之不若也邦內何治乎  
黎庶何懷乎嗚呼治國齊家之術不可不慎也且  
今此一小壺掬曾坑之春盛顧渚之芽口含千秋  
之雪味挹三危之露文林之枝永永繁茂傳以到  
不朽者也何其園林之中開落生熟之比也哉可  
謂無價矣若廼春朝之鶯花夏晝之冷簾秋夕之  
紅楓冬夜之爐火加之退公之暇也筵賓之日也  
以論又新之水晶以聳玉川之風腋於是滌煩之  
效宣滯之功豈他求哉况其恩賜之辱乎太守之

珍翫不亦宜乎太守徵記於余余不克堅拒因書  
以塞其所請聊假來禽之說而寓筆端之微意而  
已言言大夫宗室地望尊貴其於園林之盛也  
其假道於白州刺史添以五言排律六韻亦是依  
中其請云  
茶寮不惹埃爐底撥麟灰陶鑄文林菓屑霏瑞草  
魁杓中蒼壁影掌上綠瓷盃漱石分涇渭吞雲納  
蕩台水其知萬苦釜沸轟千雷汲月灌花處主賓  
共快哉



古銅花餅記 并詩 板倉周防守重宗未之  
慶安三年仲夏羽林源重宗侍于江府時有台  
命使日下部作十郎就重宗第賜古銅花瓶瓶者  
中華之物自舶上來乃納於官庫儉於鄙銀堅於  
萊石實是佳珍也昔李大亮者唐之名臣也有獻  
善言于太宗皇帝皇帝甚褒之賜一胡餅詎之千  
金是古今之美談也與此所賜可無以異乎今應  
其末以記焉副以小絕云

冶工曾鑄成珍重古銅瓶一滴清無垢百花插在  
榮

繁雪肩衝記

并詩 同人求之

慶安三年仲冬晦日四品羽林源重宗告服時被  
召入江城之便殿 俗且賜 飲食芳茗既而出入御  
前床間有瓶花是御手自所插也京洛之事有  
受其旨時若狹羽林源忠勝佐倉拾遺紀正盛河  
越拾遺源信綱四品阿部忠秋四品阿部重次皆  
陪侍焉方盆石碾茶小壺 俗曰 以賜重宗重宗伏



拜頂戴之。鈞命之辱，恐悅屏營，難耐奉謝。此小  
壺者，俗稱泉南好事者，紹鷗弟子繁雪所携持也。  
故號繁雪肩衝，舉世所玩，雖隋珠趙璧，不能過之。  
價直三千世界，今又見之乎。頃年為御府之物，  
已久矣。今以賜之，所謂珍玩以悅其心者乎。人皆  
莫不歎羨其為家珍，而以傳後昆庶，幾為君有禮  
為臣有忠之效驗，不亦益美乎。且添以一絕，而祝  
之，寓其名于句中云爾。

碾茗名壺，價豈量一拳。寶玩是家藏，永年不在陶。

甄外四序花繁雪亦香

觀世重次太鼓記

秦氏之舞曲，權輿于河勝，而後世已久矣。就中其  
名鳴於世者，大和國秦氏信所謂圓蒲并金春禪  
竹是也。其子氏元宗印子元安禪鳳子喜照宗隨  
子八，即喜勝及蓮子安照禪曲子氏勝精本子重  
勝宗竹子盛勝自禪竹至今為九世。及蓮弟彌七  
即喜家號道壽學太鼓，千金春權頭喜家子。又右



衛門重家號宗可既傳其技兼習太鼓于國廣國  
廣號宗伯所謂觀世與左衛門似我是也重家遂  
改權頭流爲似我流其子左吉重次幼習此藝被  
稱于世慶長十九年重次歲纔二十來在駿府八  
月二十日本多上野介正純永井右近大夫直勝  
奉命令重次改金春座爲觀世座以敏于其  
術故也時金春大夫在大坂拜此奉書獻其返狀  
即有旨畀觀世大夫忠親以爲後券欲不使重次  
復舊座也正純喚忠親及結埼座之老者述命

令重次稱觀世號也似我有子曰與五郎善擊  
太鼓歿於筑紫而似我亦物故遺言以其家秘譜  
寄觀世大夫宗節令無紛失宗節妹與宗可母爲  
親戚故忠親以彼秘譜悉皆授重次片紙無所遺  
漏寬永十七年仲冬二十九日於江戸營中有饗  
宴舞樂時近臣奉旨曰聞在歲於駿府嘗以重  
次弱年時既有御後白可爲巧手其言於今有  
信且僉云似我以來之良手也賞之須許紫譚從  
四位阿部對馬守白御簾內持紫緒出授太田備



中守資宗共登舞臺召重次而對馬守述恩許  
之旨資宗居之於金泥扇以昇之重次拜戴而退  
既而對馬守重諭命曰觀世與左衛門者昔  
年之佳名也自今以後重次亦宜稱此名重次伏  
拜感謝時重次歲四十六翌白思想觀世與左衛  
門云者我徒之嘉稱也雖拜賜之辱奈冥譴何哉  
可畏也不若辭退之乃許陳于備中守時劍客柳  
生氏聞之達於台聽時有旨名于一藝者欲  
避此號不為無謙而可有冥助不可有冥譴唯願

換稱焉重次愈恐悅焉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賜暇  
還鄉豫請仲春值南都春日社前舞樂俗曰擊紫  
調太鼓便被許之寺家社家并中坊等稟議念金  
春大夫八郎於神前舞三輪金剛大夫於興福寺  
南大門舞泉郎猩猩亂重次於此三番共援其檉  
闐鞞曲節齶齶辭辭一鼓聲高衆樂停者歟聞者  
惜其闕不知厭焉中坊錄其番序馳驛告事于備  
中守遂以聞焉頗恧其旨且失紫調為上青調次  
之或有所望請所攀援而後幸被允許者蓋有之



乎重次未嘗有所期然至于如是則其名不虛而  
傳於後昆也重次屢來求我記其事而弗已其在  
駿府事吾亦嘗所及聞也其餘事則自云人皆所  
知也奚疑哉遂書以遺焉  
前大此記因脇坂淡路守安元爲重次懇求之故  
春大不得默而作直書之詞金剛大夫次與前古  
隨大吏可斯指之非矣其書中故等語皆金  
慶安三年作  
大藏正重巨鼓記  
古之所貴朱紫其次綠皂黃緞所賜功臣達官有

差至李唐賜紫浮屠道士等比比不絕而不甚多  
以其貴色也故聽許者莫不榮焉夫金有紫磨繡  
有紫烟巾有紫綸簾有紫玉之類所嘉稱不可枚  
舉也然不預命賜則未足以爲榮大藏正重及子  
正幸以巨鼓藝鳴於世由是木樹幕下賜紫調  
緒于正重誠是其家之榮何以過之哉太田備中  
太守源資宗久世大和太守源廣之示一卷謂余  
曰此乃彼所私記而其事不虛懇求書一語余依  
二太守之請不克峻拒凡名于一藝者無不庸者



所以勸人也。今賜紫調緒，亦是耶承授之兒孫，以爲至寶，可以傳家。而襲紫，其榻榻鏗鏗紫韻紫響，相叶律呂之調，可不思乎勉哉。慶安元年四月，日光山東照宮三十三面五幸齋會時，正重有此恩榮，其事詳在彼私記。舉世恭之，命朕朕未及，又爲紫大齋五重，及于其紫，朕朕中試紫命，紫王之際，朕朕不可。其其貴色，此好事，指其莫之，朕朕夫金，其紫紫紫。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目錄

記六

西山石記 分水嶺記

雲山石記 菊石記

爐峯石記 三茅石記

黑髮石記 麕斑石記

宇都山石記 蓬瀛石記

筑波石記 春山石記



西山石記  
 正保四年作  
 夫山者一拳石之大也名石為西山者以形似也  
 况其爽氣入衿袖乎濕之垂紳雲之曳衣於是乎  
 在焉而石可轉也心不可轉也瀑軌而心不動雲  
 變而心不變謂之介于石歟以此心而率人誰其  
 不從故兵法有言決積水于千仞豈非瀑布形乎  
 轉圓石于千仞豈非一拳勢乎古云山西出將是

時六

西山石記

今木能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日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

記六

西山石記 正保四年作

夫山者一拳石之大也名石為西山者以形似也  
 况其爽氣入衿袖乎濕之垂紳雲之曳衣於是乎  
 在焉而石可轉也心不可轉也瀑軌而心不動雲  
 變而心不變謂之介于石歟以此心而率人誰其  
 不從故兵法有言決積水于千仞豈非瀑布形乎  
 轉圓石于千仞豈非一拳勢乎古云山西出將是



取譬也山東與東山自昔兼稱則山西西山豈亦  
二哉若嚮使許歷見之先據而勝者不自北山而  
曰西山而已猶尚推而廣之王用亭于西山小大  
雖異其理一也庶幾懲愆之迷書

分水嶺記 明曆二年作

有一異右其形小而右岩岩之勢水涌出自絕巔  
墊處分爲二流如拖大帶如垂布帛居于盆中以  
爲壁間之奇峯其珍玩之餘號曰分水嶺考諸元  
稹白居易之所諷咏取其名而不取其義也昔李

白登鳳凰臺噓其所眺曰二水中分白鷺洲今此  
二支者兩行白鷺翔下而爲洲乎蘇軾在漱玉亭  
題其所勝曰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又此二派  
者千尺兩龍飛躍而爲瀑乎元白李蘇既往矣鷺  
洲龍谿今焉在哉唯在此石而已嗚呼同出而異  
流是一本萬殊之理也可以玩賞之於是乎書

丙申孟冬中浣

右二記松乎式部大輔忠次求之



雲山石記 寬永十年作

吉田機庵獲一奇石來曰此號雲山石願記其事  
屢請不已吾聞太山雲觸石而出層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于天下故古人呼石爲雲根良有以哉  
此石雖小有太山巖巖之壯觀其奇態秀麗不易  
言也夫太山者五岳之宗也故曰岱宗有事而旅  
之旱而雩而禱之則無不應也民望其潤澤久矣  
今見之于几案之間則此石大而太山爲小莊子  
所謂秋毫太山之譬不爲虛誕機庵以扁鵲入咸

陽之術見稱于世故世之小兒不能無恙者皆覓  
望焉其救之治之如油然之雲沛然之雨乎可不  
勸乎或曰機庵雖治人之膏盲不能治此石之膏  
盲者何哉曰善以爲寶仁以爲寶其所以活人者  
善巧也仁術也其遺愛之所及石者餘力之玩也  
又何傷乎若自我而見之山者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物既如此理  
亦宜然此石雖小可以喻大嗚呼能興雲雨而施  
其澤不讓土壤以成其高唯此石乎寶玩其可也



菊石記

夫地之有石也猶如天之有星也故星隕而為石傳所謂礪然而寶者也物之變化何疑乎詩人墨客詠菊花者譬諸星者多然則比者菊也化者石也以菊名石固當其碌碌之不可轉也芬芬之不可歌也明明之不可掩也皆備於一拳一拳之小在几上也 在盆裏也 在床間也不借巨掌而擎華山於此又割左股而戴蓬島於此何論其小大怪

其鬚鬚乎或曰天有酒星墜地為石若使淵明醉而卧焉則菊盈其把惟失真醉乎抑醒乎問菊菊不語問石石不言唯取其介而嗅其香而已彼之不辱其祖不忘其君亦確乎可以尚矣豈唯玩好之物哉而今四品源乘壽請為之記不克峻拒以塞其馬

燼峯石記

正保四年作  
淡路守賜坂安元求之

有異石之可以為奇玩者號之曰燼峯攢峯之最



高有雪四時不消將使樂天撥簾看之泉凌紫煙  
而流爲瀑將使李白題詩望之其名石也固當可  
以銷炎蒸可以滌塵埃一泓濺沫洗徐凝之詩千  
仞料峭添歐陽之高誰別遠公之月而又執熱近  
贊公乎誰以谿邊之虎而認灞橋之驢乎誰指董  
僊之杏而探姑射之梅乎惟夫境之佳也山之高  
也年之久也景之多也舉在一掬矣其爲奇詭且  
哉置之座右可以昂瞻而不可以塊視也若夫陳  
帝之封三品乃玩物喪志也可不思乎

丁亥仲夏中澣日

三茅石記 兼應三年作

伊達藤君宗利蓄一奇石置之明窓淨几前不縮  
地而見三峯於咫尺以石有三尖故也昔茅盈兄  
弟三人登仙號其所曰茅山所謂三茅君是也軀  
壽堅久曰仙此石之堅久豈啻仙者而已哉君請  
名于余於是揭號曰三茅石宋蘇老泉木假山有  
三峯其中峯高峻似臨視左右二峯二峯屹然不



阿附焉老泉愛之敬之感之而幸其不折不腐也  
而可不畏其折腐乎彼木也此石也其堅久雖神  
仙不可及也可以祝矣古人曰不動如山惟夫山  
者石之高也庶幾其壽堅久其心不動也作曰茅  
山道士寄書則須以此而答之君請之記不得已  
而涉毫甲午冬十一月下浣

黑髮石記 阿部播磨守正能求之

此一拳石自黑髮山麓採得而來故名焉或曰漢

武帝得異石以拭髮白者忽黑豈盡取山名而已  
哉昔盤古王毛髮化為草木夫以吾為石髮以石  
為雲根則石之有根株豈非彼毛髮乎况此石黑  
如玄髮鬢髮如雲者乎化工之妙其如此乎子思  
於山曰一拳石眉山翁於青山曰一髮髮之於山  
自古有之可不謂奇石乎於是髮為重千鈞為  
輕一拳為大泰山為小惟夫心之謂乎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因謂之黑髮石記

本 鹿斑石記 同人求之



本朝在五羽林詠富士山殘雪比之鹿子斑倭歌  
家稱爲絕唱此石亦然古人云山體曰石論其形  
則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嶮者  
爲牛首且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似馬者曰馬當似  
後者曰獅子似狼者曰狼踞吾聞舒州舒城縣東  
南鹿起山者昔有鹿自山出故號焉又聞漢武帝  
於萃山獲駁鹿仙人衛叔卿乘鹿駕白鹿入萃山  
且泰山童子乘白鹿襄陽有鹿門山廬山有白鹿  
洞首陽有白鹿來馴焉此等之類鹿之在山固有

乏矣今號山體之石爲麕斑固當若夫就物色言  
乏五色可以補天乎炳斑不可中熊渠李廣之殼  
也麕斑芬郁膚寸之雲可以出自岫乎自今以降  
百世而不可泐則陰鏗所謂苔駁錦文疏者乎何  
其專羨於雪花之光而已哉雪其有時消融此石  
竟不可磷也握西域雪山于一掬瞻南山石巖于  
寸內欲問在五既去矣欲問石則不魏榆憑誰使  
百鹿訪西巴耶



宇都山石記

明曆元年作

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之寄生于松也久矣、且聞、楓脂松脂共入地、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之堅久者、可以類于石、况有古松變爲康于石乎、蔦之附松、松與楓共爲琥珀、琥珀之似石、石之秀于康于也、由來即是松、則蔦亦同、從而可以化、然則蔦楓之於石、非無所據、殿中監松平氏源君得此石于駿州宇都山麓、故號曰宇都山石、搗屏顏于一握、圍山腰于細帶、移雲影于層寸、見洞夫于尺五、

可謂屋裏之山、席上之珍也、誰不幽賞哉、昔在五羽林過此山也、蔦楓繁茂、因發歌詠、是後世之美談也、嗚呼、其人雖往、此石與彼山永留而傳于不朽、不知蔦楓之化爲石、歟、山之縮地來而爲石、歟、楓蔦與山石果有分此之謂、怪石指山之草木、而曰山可乎、不可乎、蓋是宇都山石之得名、以此乎、庶幾方寸不可轉、則豈是磊磊碌碌之一塊乎哉、君屢請余爲之記、至于再三、不得已、以書焉、



蓬婆石記 明曆元年作

廣澤氏有<sub>レ</sub>一拳石其狀瓌奇可以愛玩以其白處如雪故號曰蓬婆石蓋取諸杜老所云蓬婆雪外城也西嶺千秋雪亦謂此也夫山以石為輕重石以雪為輕重雪消而山輕雪積而山重今此戴雪于四時則其重為如何哉雖龍山千里風隄山六月涼不可過焉謝氏有言雪山峙于西域亦復蓬婆之謂乎若夫論其重則巨靈不能搃夸娥不能移項羽不能拔也論其輕則置之几案間窓之含

雪牀之納涼龍山之入關也唯一拳也且奇且慰焉知山也石也依人不為輕重歟雖然輕未必輕重未必重要須使其心堅如石潔如雪則可以脩身可以事君可以換友是所以重也不可勸焉石者山體也是最重者也指石而曰山可也庶乎蓬婆之堅久而益重也於是乎以規祝之

筑波石記 明曆元年作

木原氏有<sub>レ</sub>一奇石其形象似筑波山故號焉屢請



予爲之記夫筑波之爲名山也載諸風土記詠於  
倭歌見于神祇式人人莫不稱之古人所謂惠茂  
筑波山之陔是美王澤廣而不竭也方今置之壁  
間則對孱顏于咫尺時雲根於膚寸瞻巉岩于拳  
區擁英靈于掌握於是不企跬步不到常山坐與  
翠微同几連牀無一簣之勞有九仞之功若夫聞  
此山名者或知其理成其功則嵐光所染露滴所  
潤清陰碩茂彼此相宜豈啻玩好而已哉我邦先  
輩有呼筑波爲竺山者然則魏此石爲竺山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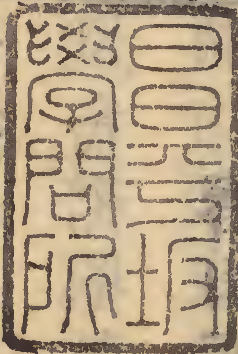
也乎

春山石記

溪聲廣長舌是雪消漲于澗口乎聞而莞爾山色  
清淨身是孱顏之無垢界乎見而軒渠所謂春山  
如笑也想夫其餘凡在山者嵐來而竹篁笑雲霞  
噴而岫口笑雨露潤而草木笑嘯松風嘯蘿月弄  
鳴禽擬瀑布探巖穴攀洞夫縮福地塵鹿麋麋仗  
木丁丁之類皆是山之氣象物色也惟夫春之貫



於四時山之靜於萬古譬諸萬物備于我也曷曰  
介于石不可動也不可轉也豈唯廣長清淨云乎  
哉誰對此不快笑哉或人有一拳石名曰春山請  
余爲之文屢求弗措於是不得已而強笑信筆云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二十終



